

國語週刊

Gwoyeu Joukan

佩文新韻序	黎錦熙
國語漫談(四十一)	老 誠
新詩評註	

佩文新韻序

黎錦熙

佩文新韻和「佩文齋」

「佩文齋」者，清代初期皇帝們的書齋，在郊外海澱暢春園內，現正燕京大學大門對面便是，竟棄了。清聖祖仁皇帝敕撰的幾部關於文藝的巨帙，如佩文韻府（二百十二卷），佩文齋詩話（四百八十六卷），佩文齋書畫譜（一百卷），都是「佩文齋」出版的。佩文齋者，民國初年我來北京時，常到正陽門外觀音寺街的青雲閣去吃茶，便發現樓下有這麼一個書紙店，認識了一位小夥計常恩波先生：要新書，能得風氣之先；要舊書或西文書，也能很快捷地代為訪到。二十年間，眼看著常先生變為這個書店唯一的大財東了，支店分設四城，營業及於津滬；比起康熙皇帝的「佩文齋」來，真是盛衰懸殊了！

佩文新韻和「佩文詩韻」

「佩文詩韻」是清代一部權威最大的官書，士子進場，作試帖詩，必須遵守這個標準韻。（清光緒十八年徐琪佩文詩韻釋要序云：「國家令甲：凡殿廷考試，舉人覆試及新進士朝考，皆發有簡明佩文詩韻一冊。」可證明

是官書，和宋朝禮部韻略的性質差不多，不過從來不見於目錄家之著錄，為可怪耳。）這個周定的標準韻是分平，上，去，入四聲（平聲又分上平，下平，是向來如此分卷，不是韻書中陰平陽平的分別），合共一百零六韻，這個韻目本來就是南宋人江北平水劉淵的壬子新刊禮部韻略所規定的（以前用的是廣韻二百零六韻，分韻更多，唐朝作詩的早已「通用」了一些；到劉淵時，依據法令和事實省去九十九個韻目，定為一百零七韻；到元朝，陰時夫的韻府羣玉，又省去一個韻目，就成了現在的一百零六韻，相沿叫做「平水韻」，便是現在作舊五七言詩的人奉為金科玉律的「詩韻」，也就是月份牌或案頭日曆上記明打電報用的「代日韻目」；而明以來的歷代，還以為就是南北朝沈約所定的，叫他做「沈韻」呢）。這部小字變式的「佩文詩韻」，大約就是那部大辭典式的佩文韻府的單字底本或節本，同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到五十五年（1716）編輯成書的；所收共一萬零二百三十五字（每韻中，常用字列在前，罕用字

，凡同音字為一集團，打破了，偶使詩人有些字讀不出音來。從此以後，市面上流行的詩韻合璧詩話合英等書，都是拿他作底本的）。佩文新韻者，是現代權威尚不可知之變相的官書，因為他就是把民國二十一年五月教育部公布的國音常用字彙改編的，國音常用字彙是全國人讀書，說話，應該共同遵守的標準國音。四十個全注音符號的發聲，是國音常用字彙排列各字的順序，故始ㄅ(巴)而終ㄩ(偶)，十六個韻母的收音，是佩文新韻排列各字的順序（但因里，ㄛ，ㄝ，ㄝ，ㄞ，ㄟ，七個獨用聲母共收一音而未製出聲母，故添上一個而韻，這個而，就是倒里，也就是半個「師」字，讀為ㄞ，專表這個虛韻，並不用以注音，此乃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編訂國音常用字彙的特種會議所公決的，已用於國音常用字彙卷首本書的說明第7條，頁111V；又，因ㄨ韻有合口變讀，故又將一ㄨㄨ，ㄩㄨ折作一韻；遂由十六韻加成十八韻）；這就是兩書不同之點。這部佩文新韻所收共一萬二千二百二十餘字（內有變音重文一千一百二十餘字，別體重文一千一百八十餘字，除開這些重文，實得九千九百二十餘字。每韻中，分ㄨㄩ各

轉呼；每呼中，恢復舊韻書「同音字為一集團」之良法；每一同音字彙中，再分陰平，陽平，上，去四聲列表，所以原名為國音分韻常用字表）。因為是佩文齋出版的，故特編嘉名，做叫佩文新韻；因為了新詩人，或舊詩人而不欲再奉平水韻為金科玉律的，可以用作標準韻外，凡讀書說話都是要用作標準字音或標準語音的，故只名佩文新韻而不名佩文新「詩」韻。

佩文新韻和國音新詩韻

國音新詩韻者，趙元任先生於民國十一年（1922）在美國哈佛大學之所作也（商務印書館出版）。他這部書，依當時的國音，分陰，陽，賞（即「上」），去，入五聲，合共一百零三韻（例如佩文新韻的「一歸」一韻，國音新詩韻則分為「一詩」「二雌」兩韻，前一韻統里，ㄛ，ㄝ，ㄝ，後一韻統ㄞ，ㄟ，ㄞ；而「一詩」又按五聲分為五韻，就是「一詩」「一時」「一使」「一是」「一石」，「二雌」也準此；所以我們這一韻，他就分了十韻；我們是元朝周德清中原音韻的辦法，他是隋朝陸法言切韻，即後來的廣韻，的辦法）。所收共約三千幾百個熟字（是名「字彙」，也是把同音字作一集團列表的）。但他這部書既是作於民國十一年，當然是遵照民國十年教育

部公布之國音字典的；而佩文新韻既是作於現在，又當然是遵照民國二十一年教育部公布之國音常用字彙的；十年功令既改，兩書新舊攸分。至於韻目繁簡之不同，字數多少之相異，那都是各有短長的。至於國音新詩韻前有「理論」九章，後有「部首」和古今韻的對照，那却是這部禿頭禿尾的佩文新韻所不如的。

佩文新韻和北平音系十三韻

北平音系十三韻者，張洵如先生於民國二十二年（1933）在上海之所作，而魏建功先生之所校訂也（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出版，張君是處裏的委託編纂員）。這書還在印刷中，我就在這篇序裏給登一個預告：

本書依國音韻母之次第，對照國語區域中民衆文藝通行之「韻械」排列，以便知由韻分韻者檢索國音，認識文字之用。（至於國音韻母不止十三，此編限於審制，但在該韻合收一韻之處，亦分別先後排，如「一七」韻包含ㄨㄩ里諸韻是也。）國音雖以北平音系為標準，而不全取其土語土音；本書則一以北平方音為主，至即教育部章中所謂「本地同音常用字彙」之範本，又繼元明人所製「曲韻」而「

後出補精」者也。

那麼，佩文新韻和這部書可謂「同實而異名」，但實雖同而用又異，反正等推出了版之後，自可相提並論，而吟詩度曲，既同納於一軌；陽春下里，定相得而益彰也。

佩文新韻和國音分韻常用字表

這兩部書就是這一部書，更屬「同實而異名」，何煩比較？不知實雖同而價值又異也。原來這部書的編輯，是白燕洲先生發起的，而我贊成的，專在民國十九年（1930），只擬後名，並無前名。但當時兩人都沒有工夫，一直到二十年（1931）年底，國語統一籌委會所編國音常用字彙初版樣稿打來兩份，我們就把一份交會中書記員，讓他剪貼在分韻的表格上。二十一年（1932）五月，國音常用字彙由教育部公布了，而這一本分韻字表也早已剪貼完了，我向燕洲說，我們必須費點兒工夫，增加一些未收的俗字俗音到裏頭去，才可表示我們不是改頭換面的勾當。但兩人仍舊都還沒有工夫。時當初夏，一天晚上，我發憤動起手來，在里音的上聲欄，「只」字前，添加了一個「祇」字，附了三個通寫的別體，「祇」「祇」「祇」；ㄛ音的陽平欄，添加了一個舊入聲「尺」字，注云：「

於尺寸，大小也」；尹音的陽平欄，舊入聲前，添加了一個「匙」字，注云：「鑰匙」，而尹音陽平韻的「匙」下則加注云「鑰匙」。覺得疲倦，睡了，一直到冬天，再也沒有繼續做下去。佩文齋的大掌櫃常先生來了，說本店擴充營業，自行出版，一定要我給點稿子；我當時靈機一動，「佩文新韻」！好極了！便將全稿給他。「一翻」到「十八魚」的韻目，也就是我個人臨時臆定的，並未商諸馮洲。馮洲也曾在裏頭增加了些個俗音俗字，可也很少，這裏也不必列舉了。

佩文齋承印這部書，差不多一年才印完；校對是國語會的職員伊星五先生擔任的。一天，錢疑古先生把全書的樣稿看了一遍，對我說：「既曰『新韻』，豈可無『凡化韻』乎？」所謂「凡化韻」者，即「捲舌韻」，乃北語的特徵，國語標準音中的重要分子也；但部頒國音常用字彙中，却並沒有把「捲舌韻」列入（只舉了「一會兒」的「會」字以示例），因為「捲舌韻」惟口語習用的詞類中有之，單字是沒有讀「捲舌韻」的，國音常用字彙專定單字之音，故不列。（見說明第14條。）不過字彙雖不列，新韻却不可不列，因為：（1）新詩的作家，必須能運用口語習用的活詞類，不應該以單字的讀音為限；若也只知道單字押死韻，還配稱新詩嗎？本書若不備此一活格，還配稱「新韻」嗎？（2）國語區域中民衆文藝早已適用「凡化韻」了，『十三經』就附有「小兒韻」（叫做「小言前兒」和「小人辰兒」），故上舉北平音系十三經也附有小兒編

（十三經一名北平同音小字典，所附小兒編即一名北平凡化字彙）；本書自應「一道同風」。（3）十年前的國音新詩韻，趙元任先生尚且作了一個凡韻表（第五章，表二），於一百零三韻之外，還增加了凡化的韻二十四（合共一百二十七韻，見表零）；那時候的國音還沒有指定北平語為標準，現在標準既定，本書豈可倒反一字不提？——以此種種理由，我便答復疑古：「定增凡化，無盡圖之？」於是疑古制定了九個「附韻」，即於「十八魚」之後，加上「十九蝦兒」到「二十七蛛兒」。不料韻目易定，韻字難排，因為北語實況，並非字字可以凡化的，何詞必須凡化？何詞可凡化可不凡化？何詞必不凡化？必須實地審驗，不能臆斷。所以這部佩文新韻，印刷既差不多一年才完，續增凡化九韻又差不多一年而未完。

二十三年（1934）七月，師範大學開辦暑期講習所，我打算把這書已印成的部分，暫用作說明國語國音教學法的資料講義，於是商之疑古：「國音常用字彙既須增修（這是本年一月國語會常委會的議決案，預定於二十四年增修重印），而且應增修之七大部分中，第三部分就是「捲舌韻」；這部佩文新韻當然也要跟着增修的，何妨初版就將部韻略，重版再讓咱們來作毛兒呢？」疑古考慮之餘，寫給我一封信，謹附載於本書的卷尾，並將魏

建功先生的說做兒轉錄在一塊兒，讀者藉此便可知「凡化韻」的大凡。這初版的佩文新韻，乃大略之維輪；將來重版，須加「

增修」兩字，且是官書，當以國音分韻常用字表為正名，也許不在佩文齋出版，那可就要取消這個「一名」，不再與康熙皇帝同

新詩譯註

她（胡適之作）

你心裏愛她，
別說不愛他。
要看你愛她，
且等人害她。
倘有人害她，
你如何對他？
倘有人愛她，
更如何待他？

△Y

31 TIL 勿 △Y,
71E FXE 勿 △Y。
1X 57 31 勿 △Y。
<1E 勿 04 1 勿 △Y。
△X 1X 04 1 勿 △Y,
31 0XΓE 勿X 勿 △Y?
△X 1X 04 勿 △Y,
《L 0XΓE 勿 △Y?

Ta

Nii shin:ii ay ta;
Bye shuo bu ay ta.
Yaw kann nii ay ta.
Chiee deeng ren hay ta.
Taang yeou ren hay ta.
Nii ruher drey ta?
Taang y.ou ren ay ta,
Genq ruher day ta?

住在這個書裏了。故曰「佩文新韻和國音分韻常用字表，實雖同而價值又異」也。

作佩文新韻序。序之外應該有個凡例，說明本書編製上的要點，白燕洲先生

在四年前曾擬了一通，那時國音常用字彙還沒出版，現在一看，不如就把國音常用字彙卷首錢疑古先生所擬定的說明二十六條，整個地看作本書的凡例，因為更說得詳細周到些。但該二十六條中對於「凡」韻尚無詳細的說明，此是本書頭一個韻（一翻），故特把他擬定而未印出之國音略說中說明「凡」韻的一段錄冠卷首。

序之外應該有個韻目表，今即嵌在全書目錄中；諸部通韻，各為注明，恕不細論。

二十三年（1934）七月二十九日，北平。

國語漫談

（四十一）

不要聲調的「拉丁化」

老談

中國有許多事情確是跟外國的不一樣，就說平上去入的聲調吧，外國人就覺得有點特別，所以在「拉丁化」裏覺得棄之並不可惜。只是有一點難以明白；拼音文字既是表音的，為什麼在語言裏「有」的東西，在文字裏要把它弄「沒」了呢？要說在文字裏聲調是不必要的，那就該怪咱們中國人的發音機關多事了。

誠然，不拼聲調比拼聲調「簡單」的多；把許多「聲調」不同的「音」歸併成一個「形」，「形」的數目少了，自然就簡單

了。學生兄弟的面孔相同，記起來很省事；因為記住「一」個面孔就能認識「兩」個人，可以節省二分之一的目力與腦力。可是，省事到省啦，猜錯人的時候也很多。「外人」還不大要緊，要是「自家人」（譬如說抽煙鋪）猜錯了可有點麻煩。所以外人也許覺得這「兩」個人沒有分別的必要，而自家人總需要一個分別的記號。

「拉丁化」比國語羅馬字簡單；梨子，李子，栗子，一個五全代表了，多省事！麻瘋胡的記這幾個大概其的聲音就算啦，何必分什麼聲調？高個 liz 究竟比畫個實物省事；湊合着能寫封家信什麼的，也可以猜個八八九九的。「拉丁化」的目的實在也不過如此。有些中國同志要把它當作一種漢字革命的「路線」，那只好算是誤解了。國語羅馬字同志們其實也不必「反對」它，反正這種辦法也沒有改變中國語言的力量；要說它不適用，那是把它的「用」處估的大高了。要真到強迫使用的時候，用上個相當的時期，拼成亂七八糟的中國文，自然會有同志提出修正。那時，研究「東方學」的俄國同志程度火進，知道中國文字有分別聲調的必要了，無論在第五個「五年計劃」裏，再有一個更好的改革中國文字方案，不就「成功高嶺上了嗎？」